

## 智慧宝剑

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

通过佛陀的教言，我们知道四魔当中的一个是天魔，包括魔王波旬及其眷属。所谓的魔王波旬实际上就是众生无明迷乱的本性，他每天躲在愚痴的阴暗角落里，为了阻碍人们成就佛果获得殊胜的解脱，而不断向皈依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众生射去五支箭——嗔心、贪心、悭吝、傲慢和嫉妒，这也可以称为愚痴魔王波旬的五种幻变。为了断除这些魔众每日对我们所造的损害，最为殊胜的对治方法就是证悟一切诸法的本性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殊智慧宝剑。

我们每一个人，即便身处梦中都想得到安乐，而不愿遭受痛苦，但事实上世间并没有一个人能够令我们远离痛苦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既有安享无边快乐的众生，也有感受剧烈痛苦的众生，但产生这些痛苦和快乐的原因何在呢？难道这是随我们意愿所变化的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因为无论是谁也不愿去遭受痛苦。

从世间八法的利养方面来说，我们可以这样断定：世间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拥有财富。但是如果自己前世没有积累资粮，那就不可能得到今世的利益，即使非常渴望而且拼命去追求，实际上也往往事与愿违。

地狱、饿鬼、旁生三恶趣所感受的痛苦无量无边，但这些痛苦的始作俑者根本不可能存在。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痛苦的造作者，那我们对她生起嗔恨心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我们往外去寻找这些令众生痛苦的原因，必定是徒劳无获。

真正使我们遭受这无尽痛苦的是大魔王波旬，他狡猾地躲藏在我们视线背后，也就是阴险地隐藏在我们自己的心中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发现其踪迹，他和我们非常贴近，但我们却熟视无睹。

这个魔王有各种神通幻变，只要他的箭射进众生身体里，众生就会受到难忍的痛苦。正因为这个魔王藏在我们心中，所以他经常很方便地损害着我们，对人和其他所有众生都作极大的摧残，在他的蹂躏之下，我们就像奴仆一样，失去了自由。

实际上，三界轮回的众生都在不断遭受魔王的各种损害，令人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众生根本就不知道魔王波旬正在捉弄自己，时刻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损害。无始以来众生都不明了这一点，所以世界上真正能摧毁魔众的人寥若晨星。

这个魔王躲在我们心灵最深处，经常向我们发射的五种箭也叫做花箭，之所以称为花箭，是因为此箭从表面上看去很美丽，一旦射中我们的心时，就会特别痛苦。所以魔王这五种箭或者说是魔王幻变出来的五种魔，我们都要加以摧毁。

能把我们扔到很低贱地步的这种魔叫我慢魔；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或者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等美妙事物，如果我们对之生起贪心，相续就会受到束缚，这叫贪心魔；吝啬将我们引入三恶趣，这是吝啬魔；可将自己和别人的相续全部摧毁的魔，就叫嗔心魔，这在《入行论》的安忍品中有详述；对别人生起一种竞争心，希望别人不要得到名声财富等，嘴上也经常说别人的是非和过失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嫉妒，这种人始终不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，这叫做嫉妒魔。

无始以来，上面这些魔众时时刻刻在损害我们，令我们饱受无量痛苦。他们确实确实给众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难道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假如我们明白上述道理，那么一刹那也不愿与这些烦恼大敌共处。

实际上，愚痴魔是以上五种魔的根本，但我们若睁开智慧的双眼，就可以完全消除愚痴魔带来的无明黑暗。下面我们先用智慧宝剑把魔王的五种幻术全部斩断，这时愚痴的大魔王再也站不起来，也就无力反抗了，然后在他自己的床上，痛快地把他摧毁无余。无论显宗还是密宗，如果我们能真正证悟自心的本性，那所有的魔众也就会自然消灭。

按《俱舍论》的观点，产生烦恼的三种因缘是接近对境、未断除的习气及非理作意。有了这三种因缘，贪等很多烦恼自然而然就会生长起来。下面我们对能贪的补特伽罗和所贪的外境进行透彻观察，就会知道这全是因为缘起而显现。通过智慧来观察，烦恼的本性本不存在，这时烦恼自然而然就会灭尽。

不管是外面的有情法还是无情法，我们都不应该生起贪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一切能让我们生贪心的事物，都可观察它的本体，即先从粗法分析成为细法，

再由细法抉择为无分微尘，这样外境就没有什么值得贪执的了，它们就像是水泡一样没有任何实在意义。

上面我们用智慧来观察，贪心的对境本来不存在，然后再往内观察自己的心。用智慧来分析内心的意识体时，它们也同样不存在，甚至运用五种神通也找不到贪心，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没有仔细观察时，好像自己的心真实存在，但是认真去剖析，就会发现它是刹那性的，然后再对这刹那性的前前后后作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犹如虚空，了不可得。

如果以中观宗和唯识宗的理论来观察，自心是空性离根的；如果用大手印和大圆满的方法，以上师的加持而了知身心的本性犹如虚空，远离戏论，所以麦彭仁波切在《定解宝灯论》中也讲：“尔时如视前虚空，自心正在动念时，亦为空性之定解，必须深深而生起。”

既然所贪的外境不存在，能贪的心也没有，那怎能生起贪心呢！然后我们从能贪补特伽罗的角度来进行观察，他是有实还是无实？若有实，贪执外境不可能；若无实，生贪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因此在没有观察时，贪心好像是客观存在，但当你某个人生起猛烈贪恋的时候，如果是在一个具有证悟智慧的人面前，虽然表面看来是生起贪心，但观察贪心的本性却是纤毫不存，就像幻化变现的人一样。

如果贪心等烦恼不存在，那它的住处没有，其来源和去处也没有，能境和所境全部是刹那、无常的本性。在内道声闻乘，他们承许第一刹那生，到第二刹那就已经灭尽了，但是我们大中观、大圆满则认为每一个法在其产生时即已灭尽。

因此，又有谁会对犹如闪电的无常法生起贪心呢？实在是没有生起贪心的理由。以上简单地观察了贪心，然后对其他的如吝啬等烦恼，也可依此类推。

上面所讲的能境和所境，也就是说一切法在究竟上都不存在，这样自他怎么会存在呢？这也不存在，是空性！当然我们对空性也不能贪执，因为无实的空性也并非“我”，无实就像虚空与石女的孩子，我们对这个无实法又怎能生贪心呢？

有实和无实所摄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，这即可称为无我，无我可分人无我和法无我。印度的中观大德月称菩萨说：首先我们为无明所染而执著自己，这就是人我执，有了人我后，对外境就自然产生了我所执，这就称为法我。当然内道各种宗派对我执和我所执的解释方法迥然而异。

总之，要达到断除这两个我执的目的，我们必须依靠殊胜的智慧。在用胜义理论观察时，我们所见闻的一切犹如虚空，没有丝毫所缘，但是凡夫由于妄想分别念而遭受许多无意义的痛苦。麦彭仁波切在另一个窍诀论中说：“分别念就像是虚空中的云雾，如果你自然安住，它是无利无害的，一旦我们去分别执著，那对我们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”

所以九乘之巅大圆满所要断除的就是这个能作破立的分别念，而没有破立的这种分别念则不是大圆满的所断。我们在修行无上大圆满时，应以各种殊胜的方法将心自然安住于无缘及无分别念之中，这样一切外境就像云雾消于虚空，自然融入法界当中。

本来一切诸法是没有的，为什么我们仍在贪执这些法呢？这确实非常令人遗憾。我们本来认为外面的色法等是一种客观事实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，为此也就没有理由对这些无实有的法产生贪心。

虽然贪、嗔、痴之中贪心的范围比较广大，但人们通常所提到的贪心是指狭义范围内的贪心，即男人与女人彼此之间的贪爱。

当我们真正作观察的时候，身体是非常污秽不净的，根本没有任何一部分值得贪恋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身体，都是由三十六种不净物组成，如各种脓血、粪尿和骨肉等等，此外，我们的身体内还寄居着成千上万只小虫，我们到底贪著的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？

若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，确实无法找到可以贪恋的事物，如果从胜义谛来讲，能贪和所贪全部都像虚空一样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可贪了，所以我们怎么会生起贪心呢？如果真实存在值得贪恋的地方，我们应该能非常明确地把它指出来。

贪心严重的众生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堕入三恶道，去承受无量痛苦的蹂躏。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悦意美好的事物，但若去执著追求，那就会使我们长久地沉沦于轮回中不能自拔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舍弃所有能生起贪心的外境。

这并非说明我们已经无法生起贪心，而是说我们应该从定解上对它有比较清楚的认识，仅舍弃贪心是不行的，我们还有必要认识它的本性。

其次讲吝啬。有些人甚至连自己也舍不得享用财物，对别人就更不会布施，但这种人在临死的时候，吝啬会对其修行和解脱产生巨大的障碍，甚至转生到饿鬼当中去，即使转生为人，那也必然恒常感受贫穷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必须励力断除吝啬心。

其次阐述观修慈悲心。在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河中，曾经当过我父母的这些众生，在以前作母亲时，先是含辛茹苦地让我住在胎中，生下我以后，这些母亲又尽自己最大的慈愍心来哺育和抚养着我，并且将自己所拥有最珍贵的财物等全部赐予我。

这些对我恩重如山的母亲们因业力现前，或者说以自己前世的各种因缘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怨敌。如果这些无始以来慈爱的母亲具有能力，她们肯定不愿舍弃自己的骨肉亲人。遗憾的是，她们并不具足这种能力，所以一直漂泊于六道轮回之中。

根据教证与理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在十方世界中所有的众生，以前都曾当过自己的母亲。这些母亲都愿意享受安乐和远离痛苦，但不幸的是，现在这些母亲失去了快乐，真是非常可怜！虽然她们以前曾经长时间精心哺育过我，但后来已经互相失散了，如今母子重逢，而她们已经完全把我遗忘了，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曾当过她们的儿子。

而我们依靠佛经论典，知道这些众生以前曾当过自己的母亲，所以当这些母亲损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对她们抱怨。这些母亲们的心就像已经疯狂了一样，因为得了嗔恨的病，一方面她已不认识我，一方面她还用各种方法加害于我。她们既然已遭受如此严重的病，我也是非常地可怜她们！

这些无有依怙的母亲，长时漂泊于难忍痛苦的三界轮回大海当中，那么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，只要是具有一点点智慧的人，谁又能不以慈悲心来孝养她们呢？我们应该对她们慈爱而不应该生起嗔恨心。

总之，我们对任何众生非但不应生起嗔恨心，而且应如母亲对待亲生儿子那样观修慈悲心。比如有一位仁慈母亲的儿子已生疯狂病，那不管儿子的行为是多么的粗暴与不尽人意，而母亲对他都是非常的慈悲爱护。同理，世间上的众生虽然对我加以损害，我不但对他们不生嗔恨心，而且内心也要发愿让这些众生心中的疯狂病早日得到康复，应如此祈求上师三宝加持，并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！

其次讲嫉妒心。我们作为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，本来众生的财富和地位应该由我来给予，但他们现在以本身的福德力获得了名闻利养的时候，那我又怎么能对他们生起嫉妒心呢？比如作为儿子本来需要父母的关怀与照顾，但现在儿子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大量财富，父母对儿子也就不应该生起嫉妒心和不满之心。因此当其他众生在财富、声誉、权势等方面比较圆满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不该对他们生起嫉妒心，否则就表明自己已经着魔了。

我们之中有些人的嫉妒心特别强烈，在别人获得名声和利益的时候，内心就会特别痛苦难受，就像别人夺走了自己的福报，而实际上别人所拥有的名声、地位和财富，并非是从我身上抢走的。因为如果别人没有财富，我也无法得到，如果他已经功成名就，那我仍旧还是得不到。

比如在我们五明佛学院，三、四百个堪布活佛彼此之间并没有嫉妒心，大家还互相赞叹功德，如此作为个人也会相应得到一些名声——无论是住在这里，还是到了别的地方，都无疑会得到的。但如果是一个小寺院的一个小堪布，那么寺院当中对他也不会很尊重，假如背井离乡，周围的人们根本就不会认识他。所以在我们五明佛学院，如果只有一个堪布而别无其他的堪布，那你也不会得到任何名声，但实际上即使有这么多堪布，也同样可以得到名声。

但有嫉妒心的人，如某些“高僧大德”认为别人的声誉如日中天，就会对自己名声造成妨碍，好像自己的名声会逐渐隐没；或者以为别人名誉扫地或销声匿迹，自己便会名声雀起，但这些都是痴心妄想。其实，即使全世界所有的众生都

得到圆满的功德，那对个人名声也不会造成丝毫损害，相反，若全世界的所有众生都饥寒交迫，穷困潦倒，那自己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名声，由此我们没有必要生起嫉妒心，而应该对别人的福报生起欢喜心，这就是随喜心。

傲慢也如此，所谓傲慢就是对自己的学问和财富等方面生起一种满足之心，并且在自己的身语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恶行。

实际上自己所拥有的财富、地位、才华等一切，都是以前自己做善事的一种果报，如果自己耽著于此而夜郎自大，那么这将摧毁所有的善果，而且自相续中再也不会出生功德，所以有傲慢心的这种人真是可怜，我们应该对他们生起悲愍之心。

有傲慢心之人自认为智慧出类拔萃，或者以为自己的才华可傲视群雄，只要我们认真去观察比较之后就会明了，或许他连毫毛许的功德都不具足。在一个时期内和某个特定的小区内，你可能确有过人之处，但这并不值得恃才傲物，因为无论从智慧、才华或长相等各方面，在这个世间上都有无数的人千百万倍地超胜于你。即便自己具备某些在凡夫中无人能及的功德，但在圣者当中肯定是有超过他的，并且自己这种所谓的功德也并非永存，它也是因缘聚集而生的一种刹那法，具有无常性。

比如当年我在石渠求学的时候，其中有大善知识秋吉堪布和班泽堪布。对于秋吉堪布，虽然不太了解，但当时我以为在智慧方面已超胜于他；至于班泽堪布，他曾在我面前听受了包括五部大论等许多佛法。但如今看来，这两位堪布的功德和学问都非常不可思议，我觉得他们不管是从清静戒律方面还是智慧成就方面都已远胜于我。

如秋吉堪布，终其一生都在修持甚深法要，他在临圆寂前还在为弟子们传授佛法，他是以闻思修行圆满了自己的一生。至于班泽堪布，以前曾听说他的人格和智慧都是非常好，后来我以为他已经老了，可能糊涂了，但两年前我和他相遇时，发现他没有点滴的傲慢心，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，而且他的人格也很贤善，在那一刻，我想真正的修行人就应该像他那样。所以我自以为年轻时的智慧已超越他们，但时至晚年，他们的智慧却已经远远地把我甩到后面去了。

因此所谓的功德也是暂时的，我们不应该对此生起傲慢。比如现在一些持戒清净的人，日后遇到违缘时，是否还能无垢持戒就很难说了。还有一些人现在具有高深的智慧、贤良的人格或是利益众生的一些善行，比如暂时在对十几个人传授佛法等等，但这些人也不太可靠，日后也是不一定能长期保持下去。

从我当年在石渠求学的情况来看，当时在至尊上师托嘎如意宝的身旁，确实有如天上繁星那么多的智者和守持净戒的人，如今有不少人已经堕落到了极为卑劣的地步。反而当时有些戒律不是很清净、智慧比较浅薄的人，现在却成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。回顾这些历史可以看出，即使自己的相续中产生了暂时的智慧和清净的戒律等功德，这些也并不是恒常不变的，我们不应该以此轻视他人。

如鲜花的香味可以熏染任何物质一样，无论是谁都可以得到同等的功德。既然贪嗔痴的烦恼可以染污我们的相续，那么智慧和清净戒律等功德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。故所谓的功德和过失都是暂时性的。

别人心相续中隐含的功德，我们没有证得他心通，也就不一定能现量见到。比如有些人的言行举止都不太如法，虽然我们在管理纪律时不得不严加处理，但实际上他们的相续中说不定正具足如海一样广大的功德，对他们也不应生起邪见，所以对任何人都不能轻视与傲慢。如果我们内心相续有傲慢等烦恼的过失，那生生世世就只有沉沦在轮回的大海和痛苦的波涛之中，无有出期。

我们有漏的智慧和功德中掺杂着许许多多的烦恼，就像是污秽的粪便混合着妙药，自己对此有何可满意的呢？一方面自己或许具有一点点功德，但当我们观察自相续时，贪嗔痴五毒烦恼就像乌云密布的虚空，自心甚至连安住一刹那也特别困难。想一想你在念经持咒的时候，自己的心能否远离散乱。可能有时生起贪心，有时生起恭敬心，有时生起无记心。故当自己稍微具有功德时，千万不要滋生傲慢之心。

一些具有无比殊胜功德、远离一切过患的高僧大德，像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，他们对所有众生都是一视同仁、慈悲地对待。仲敦巴尊者曾说过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最卑劣的人。”尊者对凡是穿着僧衣的人，都是恭敬地作顶礼、合掌、脱帽等，像仲敦巴这样的高僧大德尚且对僧人如此恭敬，那我们凡夫又凭

何道理对别人不恭敬呢？以前阿底峡尊者说：“自己若有学问，就会特别谦虚地对待别人。”既然我们有多如尘垢般的过患，又有什么道理生起傲慢心呢？这也正是别人所讥笑之处。

如果在自相续当中有稍许功德时，就生起傲慢之心，则相续中有高比须弥、深如大海般的贪嗔痴等过失，那自己为什么不生惭愧之心呢？如果相续中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心，那是非常了不起，那时你应该生起傲慢；但如果在自己相续中有很大的傲慢心，那整个世界上哪里还有一个比你更卑劣的人呢？作为五蕴聚合的无明业障深重的凡夫，是一个有着种种过患的人，自己为何还要生起傲慢！

自认为具有不共的功德，其实每天都是受到魔王五种幻现的邪加持，故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骄人的功德，应该学会谦虚。恭敬别人就应该像调驯过的骏马一样，对每一个众生都应该好好地恭敬。而作为良驹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可以让他骑在自己身上，恭敬地为别人做事情。

在胜义中，一切诸法犹如虚空，没有任何贪嗔烦恼，在世俗中，一切诸法也是如幻如梦。这样，我们以大圆满的窍诀来调伏自己的相续十分殊胜，即在胜义之中，一切诸法修持为无实有性，自己的所见所闻全已变成大空性；本来一切诸法就是空性，但就在空性当中，具足因缘的时候，整个轮回还是可以显现，所以在名言之中应该以幻化八喻来对待一切诸法。

这就是大圆满和大中观的观点，中观应成派在名言中讲幻化八喻，但在中观自续派来说，如幻如梦则已经属于胜义谛。这就是文殊菩萨大悲心所显现的智慧宝剑，通过运用这把智慧宝剑，我们就能断除我执烦恼，进而所有的无明愚痴全都能摧毁。

如果已经断除一切无明愚痴，就像三个脚的架子，其中断掉了一个脚，则其他两个将无法支撑，从而天魔蕴魔等四种魔全部都能摧毁。真正能摧毁这四种魔的就像是雪山的狮子，能威慑镇伏所有的野兽。一旦我们的相续中生起智慧宝剑，那就犹如雪山的狮子，所有的外道野兽都无法危害我们。